



百家笔会

白露与稻香

□ 鲍安顺

白露时节,露从今夜白,天气渐凉了,秋高气爽。

此时,昼夜温差大,秋风起,禾苗渐黄,瓜果飘香,处处秋色宜人,秋意渐浓。谚语云:“白露白茫茫,秋分稻秀齐。”就是说,白露时节,在农田里可以看到,水稻上挂满露珠,晶莹剔透,像万颗珍珠在闪耀。白露时节,若有露水,预示着晚稻,或者中晚稻,即将成熟,丰收在望。

凉风拂过,白露时节,南方的早稻开镰收割,晚稻拔节孕穗,中稻抽穗、扬花、灌浆。农家人的饭碗,此时特别重要,是不是牢牢地端在了手里,就看白露时节了。此时,那丹枫桂香,稻穗亦飘香,香气宜人。民间有农谚:“白

露白茫茫,谷子满田黄。”意思是说,在白露时节,很多地方地方的庄稼都成熟了,比如东北的谷子、高粱、大豆,西北的棉花,正开始分批采收。有一年的白露时节,我去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黎场乡的粮油基地,看那儿的水稻长势良好,高粱也喜获丰收,有近万亩的高粱红满山坡,颗粒饱满的高粱穗,压弯了高粱枝,那是当地人种植的“红缨子”。

我更喜欢此时映入眼帘的金黄的稻田、宁静的村庄,农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匆忙时光,一切都沉浸在田园画卷上。夕阳余晖的恬静中,伴有青山绿水,白墙黛瓦,还有纵横阡陌,风儿吹过稻田的沙声,收割水稻的

机器轰鸣声,让我内心生情,感慨田园之秀,生活之妙,劳动之美,耕耘的收获之喜。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曰:“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那白露时节,只是始寒,此时更多的是金秋之色。秋之中的“金色白”,是喜悦的白,金色的喜。比如稻香,比如果香,比如绚烂多彩的秋色,波澜壮阔的稻田,让我闻到成熟在望的香。稻田,风吹浪涌,一浪推动一浪,别有一番味道,那是水稻日渐成熟的声音,丰收越来越近的预兆;稻香,沁人心脾,在稻叶里裹挟穗子,就像农人的汗水,一滴滴汇成金色的希望。

周杰伦在《稻香》中唱道:“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靠着稻草人吹着风唱着歌睡着了……午后吉它在虫鸣中更清脆,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那歌里的稻香,让我想起在白露时光,我曾在稻田里看见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她在秋阳之下,在稻穗如海的金色浪花里,闻着浓浓的稻香,也闻着怀里婴儿红扑扑的小脸蛋,正散发着淡淡的奶香。那婴儿在梦里轻轻咂吧着小嘴,一脸的满足,让女人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亲吻着他。

有人说,一个人终其一生,其实都走不出自己的童年。我记得小时候,在白露时节,母亲带我去乡下,看乡下的秋天。有金黄的田野,有高山之巅,

可以俯瞰的小小村落。秋风送爽,也送来稻谷的清香,那阳光里我熟悉的味道。

那天,我在山间小土屋里,看到袅袅炊烟,听到鸡鸣狗吠,还吃到了苞谷饭和田里肥美的稻花鲤鱼。那些食物的鲜香肥美,就像浓浓的稻香一样,让我心生乡愁,也心生乡情,抑或亲情。多年后,我在白露时节,像一个朝圣者,常去寻觅,那是生活的真味,有万物之美的纯真,就像天空和太阳,一直都在向我招手,可是它太遥远了,如同云一样,看得见,却永远摸不着。

那年去北京,在稻香村吃到了白露稻香的香味,就是白露雁南茶糕。北京稻香村,是有着百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素以糕点闻名。白露节气的诗意糕点,让人味蕾绽放,舌尖纵享怡人茶香,齿颊清欢。那稻米的香,也在其间。多有创意呀,诗意的白露,就像轻盈挂着晶莹剔透的叶子,携来了秋天的味道、稻香的节气滋味。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为我们后人在饮食上提供了经验。中华饮食文化的精髓所在,正如白露雁南茶糕一样,将清甜的葡萄和醇香的白茶,以及细腻软绵的莲蓉,融合在稻香中。

人口那一刻,有了白露节气的美景印象,也有了味蕾上的清新迷人。那么温情,且温柔,让我的感觉一尘不染。

白露的乡愁

(外一首)

■ 朱凌

一滴
穿透《诗经》的白露
浸润着唐风宋韵
浸湿了我午夜梦回

故乡广袤的天空
大雁的翅羽沉重异常
嘶鸣是那样长吁短叹
一飞三回头
频频致敬故乡

燕子选择在子夜
悄无声息地打点行装
它怕辛酸的泪水打湿
翅膀

将往日的呢喃都留给
故乡

漫山遍野的红枫
挥舞成召唤的旗语
故乡已是桂子飘香
饱含五谷香的桂花酿,
穿越山海,穿越时空

白露的乡愁
从田野的稻花香开始
从老屋的青瓦片开始
从房梁下的玉米棒开始
从屋檐下的辣椒串开始
从一场秋雨一场凉开始

此刻请千万,千万别
惊醒草尖上的露珠
它只是一个激灵
游子就是一场绵延的雨

勛章

此刻的故乡,秋意渐浓
秋老虎的余威仍不容
小觑

奔忙于田野之上的父亲
依然汗流浹背

水稻灌浆期是何等重要
父亲比谁都清楚
不可或缺的分肥和水
危机四伏的病虫害防
不胜防

蝉子藏得够深,够隐蔽
一候疏忽,倘有漏网
来年将遍布满田

蛙们业已偃旗息鼓
发现害虫,稳准抓捕
麻雀的早晚课必不可少

分工合作是重中之重
聒噪的鸣蝉渐次退隐
凄切的鸣叫是站好最
后一班岗

地头的南瓜似滚圆的小鼓

摇曳的狗尾巴草敲打得韵律有致

喇叭花爬上高墙奏响高腔

蒲公英在半空中翩翩舞蹈

遍地盛开的野菊花列队欢迎

银杏叶是一枚枚闪亮勛章

丰收节的颁奖会即将举行

获奖嘉宾是皮肤黝黑
脊背佝偻的老父亲
这是父亲的高光时刻
这是父亲的荣耀加冕

北京稻香村,是有着百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素以糕点闻名。白露节气的诗意糕点,让人味蕾绽放,舌尖纵享怡人茶香,齿颊清欢。那稻米的香,也在其间。



闲庭信步

秋凉

□ 仇士鹏

徊,让心头的打火机难以点着;又害怕雨水给还未习惯秋天的灵魂带来一抹透彻的寒冷,它会让碧绿的树叶转黄,萧萧而下,也会让一个留恋着盛夏的人,在枕上看见深深浅浅的十年愁。

但,谁也逃不过秋凉的车轮。洗澡后,路过窗边,身上倏然掠过一阵颤栗。夜里,忘了关空调,一场大梦后,身体冷得像是冰块间的一片柠檬,蚊虫都哆哆嗦嗦地不敢下嘴,饿到绝迹。腹痛、感冒……在夏天远走高飞的种种毛病,在秋天杀了个回马枪。仿佛身强体壮是一个只存在于夏天的谎言,而秋天就是戳穿它的时候。精神愈发萎靡,双腿愈发沉重,偶尔会有绞痛在胸间翻腾。曾经给健康打下的欠条,如今都在步步紧逼、声声紧催。或许,身体也有着四季轮回,并与自然相对应。

父亲打来电话:“秋天了,你要注意保暖。缺什么衣服要去买,别舍不得花钱。”其实,比起我,父亲更需要注意保暖,他的身体和生命都已进入秋天。这个暑假,我没能回家。独守空巢的他,面对着熄灯后反复堆叠的黑暗,心头会不会有一

秋,不了一声招呼地,凉了。
窗外的蝉鸣、蛙声也凉了,从山呼海啸变成三五成群,最后,只剩寥寥几声随着白露一起滴落大地。秋风把嚣张的暑气尽数驱逐时,也赶走了许多东西,让满满当当的夏天骤然间空空荡荡。一枚叶子落下时,天地安静得如同拉长的慢镜头,万物侧耳等待,聆听它被踩碎时的轻微声响,那是秋天专属的音色,也是秋天正式步入人间的预告。

风开始拨弄窗户,而我开始害怕下雨。既害怕雨幕隔绝我的感官,只留孤独的乐章渐渐沥沥地徘徊



四季回音

讨喜的白露

□ 曾海波

白露是个讨喜的节气,有颜色、有形状,还有触感,秋草与露珠,一起构成一道相依相望、晶光闪烁的亮丽风景。凝神细看,草尖上缀满透亮的水珠,白白亮亮、清清爽爽,还一闪一闪的,仿佛在眨着眼睛。

“滚滚肌肤润,晶莹剔透圆。如珠凝碧叶,若雨荡青莲。”露,是人间的露;白,是天上的月。明月渐圆,天净无纤云,地静无纤尘,净光万里,映着这滴滴垂吊浑圆的珠泪,颗颗“水晶心”,圣洁而明净。白露是孟秋向仲秋过渡的节点,也是热与凉、润和燥过渡的界线。民间谚语说:“过了白露节,夜寒日里热。”“白露天气晴,谷米白如银。”“白露节气勿露身,早晚要叮咛。”“白露前是雨,白露后是鬼。”“白露播得早,就怕虫子咬。”“白露田间和稀泥,山芋一天长一皮。”说的是节气的特点和白露对农作物加快生长的作用。

白露,日间虽然尚热,可早晚已凉,每到夜里都会有秋风吹来,吹散夏季最后的暑气,天气也变得一天比一天凉爽。金黄的稻浪翻飞,联合收割机正在忙碌,机器所到之处,稻穗被齐腰斩断,稻草翻到田间,稻谷全部装袋,它们以豪迈的歌喉唱起了欢快的丰收曲。科技进步了,收割轻松了,已

经饱满的玉米,羞赧地把自己半遮半掩,顾不上太多的梳妆与打扮,用穗子扮成新新娘,显得放松而懒散……白露的阳光亮而不毒,正午时分,太阳照得人燥热,田间地头的的水泥路上,奔突的是满载而归的车子。

此刻,各色蔬果正当其时。橘子、梨子、桂花馥郁的馨香,悄无声息地一寸一寸挤占秋的空间。满塘的莲荷走向花落叶枯,褪去夏色,秋虫呢依中,一滴秋露,慢慢垂落叶尖。在露水开始凝结的夜晚,在阳台铺一张小床,仰望星空,以天为被,夜凉如玉,享受自然风。这时的月亮,带着几分震撼的美,在岁月里沉醉。它就像是一个刚刚睡醒的美女,并没有言语,只是静静地看着星辰和大地;脸上娇憨的表情,悠然而时光里的梦。在浓浓的夜色中,收足了雨水,像被秋意渗透过的白露茶,不苦不涩,不老不嫩,既不像春茶那般鲜嫩,不经泡,也不像夏茶那样干涩味苦,与我们此刻的生活一样,有期盼,有收获,一切都刚刚好。

白露虽至,余热尚存,却不久矣。敏感的身体,易感的心灵,需要清淡、清静。我们从露珠身上品出了月光的韵味,它映亮了这大千世界。露珠经过短暂的休整,是为了积累更多的光辉,为人类献出一片真诚……

丝哀伤,尽管,他并不懂得何为哀伤。在视频通话里,他曾给我看过他的后背,没人给他贴膏药,只能自己去贴,但又看不到。撕的时候,硬是把皮撕破了,留下一块巨大的伤口,像是茅屋屋顶上破了个丑陋的洞。

这些年,他变得愈发陌生。光秃的头顶、下垂的皱纹、沙哑的声音,与记忆中强壮硬朗的形象大相径庭。他渐渐变成了老人,成了路边沾着泥的梧桐叶,成了不堪重负的纸盒。我与他之间,渐渐隔开了一个季节。

这些年,夜深人静时,我似乎总能听见一声声扯疼了暮色的咳嗽,诉说着不为我知的辛酸、疲惫与落寞,把夜色哗哗地抖落下来。在他的鼾声里,时光结成白露,冰凉而沉重。

几年前,朋友决定去国外留学。我们都意识到,这一去,往后余生,彼此将散作两颗星,相望不相闻。临行前,我们恶补着属于青春的共同回忆,想用四弦一声如裂帛扯断心中的郁结,可青衫却偷偷湿了一次又一次。喉咙中有一首无法完成的词,用枫叶荻花作为韵脚,在灵感枯竭的无可奈何中,守望着似曾相识燕归来。飞机起飞后,天高

云淡的日子里,空旷无垠地蔓延。而飞机落地后,浩渺的烟波已把相望渡成了相忘。

秋天,仿佛生来就是一个关于消逝、告别、失去与遗忘的季节。人也清楚,这些都是生命中必有的章节,就像在夏天,便知道秋天必将到来一样。在某一个阴天、雨天后,人世间的许多事物会突然失去温度。只是人往往不愿意去展望。在一段恒温的时间里待得久了,就把它当作永远。

我倒不会回避这样的凉意,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反而会细细地体验、回味。它让我警醒,像面镜子,让我不得不去面对一些本不想面对的真相。在它反射的光芒中,我习以为常的温暖与幸福被映照得流光溢彩,让我一点点地学会珍惜和善待。这世间,总要有哀伤、怅惘、愁苦与悲怆存在,欢愉才会拥有沉稳、坚实、熠熠生辉的意义。

因此,秋凉从不是为了让人沉沦。秋冬之后,又会是一年春夏。造物主担心人不能理解这个道理,就一年年地将它演绎。

于是现在,秋,一天天地凉了。



光阴故事

胡老师的书香小院

□ 耿艳菊

第一次被桐花的美惊艳住,是在我们镇上的图书馆。那是镇后街一个清冷的院子,很幽僻,很少有人来。那时候,我在课本上学了《红楼梦》的一个章节,又听老师讲解了书中人物,突然就萌发了去图书馆看书的热切愿望。老师把镇上图图书馆的位置告诉我们几个同学,让我们去找一个姓胡的老师借书。老师说,胡老师曾是他的老师。

来到老师说的图书馆,我们敲了半天门,却没人应,就推门进去。转过天井,大家都愣在了那里,呆呆地站着。或者说是不敢向前走,怕碰坏了那淡紫色的梦幻般的门帘。那是一朵朵桐花串起的门帘,在淡淡的微风里,徐徐地摇曳着。

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从后院走了出来,手上满是泥巴,望着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满脸严肃。得知我们是来借书的,又听我们说了老师的名字,他严肃的面庞马上转为和蔼可亲。这中年人就是我们要找的胡老师。

胡老师一边招呼着我们,一边把手上的泥巴往身上抹了抹。他轻轻地掀起桐花门帘,让我们进屋。见我们对桐花门帘好奇,胡老师就说等我们找完书后,就带我们到后院欣赏桐花。

书房一共有三间,两间四壁都是高到屋顶的书架,一间摆放着两

张桌子,几把椅子。我们从没见过这么多书,半天说不出话来。看到我们貌似来到大观园的样子,胡老师反复叮嘱,不要弄破了,弄脏了,弄丢了。后来我们得知,这些书大部分都是胡老师自己收藏的。

那天,我们成了胡老师的小客人。他给我们喝他自制的菊花决明子茶,还细心地加了冰糖,又带我们到后院中,看那花园般的菜园。那里面有棵高大的桐树,正热烈地开着一树的紫花。我第一次觉得清寂性子的桐花竟是如此绚丽。胡老师原先也在我们学校教书,后因事辞职。正好镇上要办一个图书馆,赋闲在家且痴迷读书的胡老师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管理员。胡老师不但拿出自己的藏书,还把祖上留下的院子拿出来办图书馆。

胡老师的妻子在县里工作,孩子也在县里上学,但因要管理图书馆,胡老师最终还是留在了镇上。然而,图书馆并没有带动镇上人的读书热情。起初还有零星星星的读者,慢慢地,这个开满桐花的书香院子,就被遗忘在后街角落了。

此后,我们几乎每周都去图书馆读书,还带去了很多喜欢读书的同学。胡老师也常推荐一些好书给我们,还为我们订了新杂志。当胡老师穿梭在院子里,忙着给我们找书时,

露珠

(外一章)

□ 寒浪

夏天,是四季最蓬勃的季节,热,是它的自由。它很任性,想热几个月,就热几个月,一直热到秋天的深处。

长在夏天里的树、草、庄稼们,谁也不乐意它的热。

天空比它高远多了,总赶在白天的到来前,给田野洒一片凉;或在夜晚降临前,给村庄下一阵雨。

那些树和草的脖子上,都会挂着晶莹的珠子。

它们要把尊贵的荣耀,献给村庄里勤劳的乡亲。

母亲的蔬菜

清晨,母亲从菜园里摘回好多新鲜的蔬菜。

门前,她坐在一个矮凳上,清理。

于是,红苋与豇豆聚在一起;辣椒与辣椒聚在一起;西红柿与西红柿聚在一起了……

每株蔬菜长着晶亮的眼睛。母亲的手轻轻一摸,它们就激动得流泪。

俗世间,只有母亲的蔬菜是那么脆弱。也只有母亲知晓,她种下了哪些蔬菜,都有哪些友好的同伴。

母亲的蔬菜是幸福的,它们品种繁多,且亲密无间。一大早,门庭若市。

他的脸上总是笑盈盈的。他就像一位亲切的长辈,忙碌而欣慰。

我后来见识过很多气派的、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但镇上胡老师的那个开满桐花的书香院子,始终是我心中最美的、最有诗意的、最温暖的地方。

如今,年逾七旬的胡老师还在守着他的书香院子。那个图书馆也早已不再幽僻得无人问津,而是读者来来往往地看书,桐花安安静静地盛开。